

2024年盖茨基金会年信

慈善面临的历史性机遇

马克·苏斯曼，首席执行官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与“昆虫专业”（InsectiPro）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塔拉什·惠伯斯（Talash Huijbers）在2023年访问了肯尼亚利穆鲁的昆虫养殖场。©盖茨档案馆/布莱恩·奥蒂诺

摘要：

今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投入86亿美元，以帮助满足全球巨大的需求、为挽救生命和改善生活的创新方案提供资金。许多慈善家已经开始行动，但此时此刻，世界需要更强的紧迫感、更多的资源，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更大胆的想法。通过专注于人类当下最迫切的需求，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慈善的潜能。

去年，一位名叫查克·费尼（Chuck Feeney）的人去世了，享年92岁。费尼是一位亿万富翁，但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他选择了低调的生活，戴一块价值10美元的手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既没有房也没有车。他从全球免税购物生意中赚到了百亿财富，但这一领域通常不会占据新闻头条。

你找不到刻着费尼名字的建筑物，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可磨灭。

2011年，费尼加入了“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这是一项由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人发起的倡议，他们承诺在有生之年或在遗嘱中将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费尼当时写到：“在活着的时候就做出捐赠、投身于改善人类福祉的努力，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更恰当的方式来使用财富了。”

费尼的非凡之处不在于他说他要做什么，而在于他做得如此认真和彻底。他在世时几乎把所有财富都捐给了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的慈善项目，从加强越南的公共卫生系统，到支持南非的艾滋病诊所，再到扩大低收入人群医疗卫生服务覆盖的基层运动等等。

费尼谦逊而有力的慈善精神激励了很多人，包括沃伦·巴菲特和我们基金会的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弗兰奇·盖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慷慨的人是如何通过他的行动推动几代人的进步的。



2012年的查克·费尼。图源：Pascal Perich/Contour/盖蒂图片社

这正是我们基金会的目标。我们相信，人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

为了让捐赠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我们用挽救生命和改善生活作为衡量指标——我们专注于满足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我们承诺在创始人去世后逐步用掉我们的慈善资产，因为我们专注于解决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并帮助建立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的、可持续产生影响的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理事会做出承诺，到2026年将我们的年度赠款支出增至90亿美元。本月早些时候，董事会批准了2024年的年度预算：86亿美元。我们将用这笔钱资助能够挽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创新。

其他慈善家也在加速行动。在这封信中，我会和大家分享为什么在这个巨大的需求与更加巨大的机遇并存的时代，我对于通过共同努力取得更多成就充满希望。

大挑战和大潜力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极端贫困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出现反弹、致命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以及气候灾难和新旧战争。

这些不平等难以应对。父母埋葬病逝的孩子，而这些疾病是富裕国家永远不必担心的问题。很多女性死于分娩，而仅仅因为她们的种族、收入或出生地使得她们无法获得低成本的基本干预措施。数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15美元——而就在同一个星球上，在疫情暴发的头24个月里，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幅超过了此前的23年。

需求是巨大的，但低收入国家用于满足需求的资源却捉襟见肘。世界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偿还外债的支出超过医疗保健支出的国家。政府发展援助计划，即帮助最贫困国家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赠款和低成本融资，在实际价值上逐年下降，因为富裕国家在国内外的其他优先事项上花费得更多。

慈善榜样

世界各地的慈善家正和社区、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合作，利用他们的资金让改变发生。这里是其中几个例子。



前往 <https://gates.ly/AL2024> 网站观看视频，进一步了解斯科尔基金会的工作



前往 <https://gates.ly/AL2024> 网站观看视频，进一步了解阿齐姆·普莱姆基基金会的工作

推动变革

斯科尔基金会 (Skoll Foundation) 的创立旨在通过投资、联接和支持社会企业家及其他社会创新者，为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推动大胆而公平的解决方案，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坚信好人会做好事。 —— 杰夫·斯科尔

投资于下一代

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最系统化的方式。 —— 阿齐姆·普莱姆基

阿齐姆·普莱姆基基金会 (Azim Premji Foundation) 的愿景是，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人道和可持续的社会做贡献。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推进印度的教育。



齐齐·马希依瓦与明星领导力学院（Star Leadership Academy）的校友在一起。该学院是津巴布韦哈拉雷针对有学术天赋的非洲学生做的领导力项目。
图源：Stabile Mpengesi

我们携手共进

对齐齐·马希依瓦（Tsitsi Masiyiwa）而言，给予就是“对人类的爱”。

在目睹了艾滋病对社区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后，这位出生于津巴布韦的社会企业家成为了一名慈善家。由于艾滋病，她的姑姑失去了八个孩子，马希依瓦因此开始采取行动。对她而言，这意味着给予：先是通过“生命之光”（Higherlife）基金会，后来是通过德尔塔（Delta）慈善机构。这两家机构都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斯特里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共同创办的（斯特里夫也是盖茨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之一）。

马希依瓦夫妇意识到，将他们的投资与政府的优先事项和政策相结合，将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这个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奖学金，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设备和培训以实现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并降低了社区中霍乱和被忽视热带病的发病率。

性别不平等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因此马希依瓦开始寻找机会与其他慈善家合力，改善女性的未来。2022年，她发起了非洲性别平等倡议（Africa Gender Initiative），从非洲慈善家那里筹集了5000万美元以促进性别平等。

如果把资源集中起来解决共同的问题，我们就能比单独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 齐齐·马希依瓦

今天，她是两个共建式慈善组织的主席：致力于消除被忽视的热带病的“消除基金”（END Fund）及“联合影响”组织（Co-Impact），该组织将资助者和非营利组织聚在一起，扩大他们合作的影响力，包括促进性别平等。

马希依瓦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依靠某个慈善家或组织。如果把资源集中起来解决共同的问题，我们就能比单独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



2021年12月，陈昱廷访问中国山东的慧育希望中心（HOPE Center）。图源：陈江和基金会

催化持久的改变

陈昱廷（Belinda Tanoto）和她的家人认为，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还能改变整个社会。他们明白今天的孩子是下一代领导者，他们致力于为这些孩子实现抱负提供必要的支持。

陈昱廷的母亲黄瑞娥（Tinah Tanoto）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教育上，因为我们相信，优质教育是帮助人们实现潜能最有效的工具。”

陈江和基金会与伙伴一道，致力于支持人们获取公平机会，无论是帮助印度尼西亚的儿童获得茁壮成长所需的营养，还是改善中国的幼儿教育。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帮助建立了125个早教中心，尤其关注改善农村社区的早教成果。

陈昱廷在私营部门的经验塑造了她的捐赠策略，并促使她呼吁更多企业参与慈善。她说：“当私营公司成为执行伙伴，它们可以成倍地提高对受益人和社区的影响。”

陈昱廷知道，持久而积极的改变需要许多参与者的行动，这就是她的家族基金会选择与政府、专家和社区合作的原因。但她把慈善看作催化剂，填补差距，推动进步，促成持久而积极的改变。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改善生活，这意味着持续改进我们做慈善的方式，并支持那些提供机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 陈昱廷

好消息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现有的和不断涌现的解决方案将改善和挽救更多生命。创新的数字工具可以帮助更多女性获得经济机会；肠道微生物组的新干预措施可以帮助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农业创新可以帮助农民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提高产量。

但这些解决方案需要支持，否则其潜力终将浪费。越早得到支持，就能早日帮助越多的人，也能让我们的下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

首先要从政府开始，政府在确保这些解决方案惠及最需要的人方面发挥着最大、最根本的作用。但各国政府都要同时面对许多优先事项和切实的财政限制。对新出现危机的财政支持往往是以牺牲对基础卫生系统和发展挑战的投入为代价的。

政府需要做得更多。多边组织和私营企业同样如此，它们在推动创新和进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领域有巨大潜力让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健康——这又让我说回查克·费尼。

因为费尼看到了差距并帮助填补了这些缺口，千百万人在今天过上了好日子。这就是慈善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慈善家都在寻找新的捐赠方式以减少不平等。我希望他们做得更多，也希望更多人加入他们。

从想法到影响力

世界上有很多创新者，他们将目光投向大的挑战。但将一个想法变成人们手中的实际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慈善扮演的角色往往比人们可能意识到的要大。

想想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曾在一周内导致7000名儿童瘫痪。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是全年仅有12名儿童。这样的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卓越的创新者实现了新的突破，而了不起的一线工作者确保了解决方案惠及所有儿童——即使他们身处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正是慈善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国际扶轮社、我们的基金会以及其他致力于让脊髓灰质炎成为历史的组织。

过去几十年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根除脊髓灰质炎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促成了10亿多儿童的免疫接种；全球基金避免了5900万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卡特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即将让麦地那龙线虫病（一种致人衰弱的寄生虫疾病）成为历史上第二种从地球上根除的人类疾病。

这些成就有几点共同之处：它们是成千上万人辛勤工作的成果，并因慈善捐赠而成为可能。部分功劳在于资金本身，但慈善家如何规划资金投入方向，以及与谁合作同样重要。

对我们的基金会而言，这意味着寻找市场失灵的领域，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能缺乏足够动力介入的领域。如果慈善组织不采取行动，这些领域就不太可能取得进展。这也意味着要催化其他人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合力让挽救生命的创新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为解决问题的人提供工具，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快。

这是慈善最令人激动的特点之一：它足够灵活，可以快速适应不同情况，并能承担其他人无法承担的风险，从而加速进步。

我们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但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通过和各个国家和社区的紧密合作开展所有的工作，朝着既定的目标推动进步，确保不会背离这些目标。毕竟，慈善虽然能承担风险、帮助填补被忽视或资金不足的缺口，但只有与政府、私营部门和当地专家合作才能真正带来改变。

为平等而设计：慈善的独特角色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盖茨基金会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两大领域正在做什么。我们的基金会应对这些议题的方法能很好地阐释我们如何看待慈善的角色，尤其是我们基金会的角色。

第一，气候变化。绝大多数的气候支出都用在了减缓措施上，即降低碳排放。这对我们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是，那些已经对社区造成的伤害怎么办？

事实上，对气候危机责任最小的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小农户，已经承受了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然而，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全球气候资金用于气候适应，而用于惠及最贫困人口干预措施的资金比例就更小了。

因此，盖茨基金会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如全球最大的农业研究组织CGIAR），资助研发和解决方案的交付，为农民提供更多选择。这些创新，如更能抵御疾病的小鸡和耐旱的木薯品种，对私营企业来说，可能并不总是有利可图，但它们有潜力帮助数百万家庭提高收入，这正是我们希望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

接下来是人工智能。任何新技术出现伊始，富裕国家都最有可能先予以利用，低收入国家则被抛在后面。人工智能也是如此，除非设计时就考虑贫困社区，否则它将无法惠及贫困人群。

最近，我们向研究人员发出了提案征集，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公平性。我们收到的近80%的提案以及我们所有的资助对象，都是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

例如，他们计划利用大型语言模型改善巴基斯坦年轻女性的病历记录；在南非提供一视同仁的艾滋病咨询服务；为尼日利亚学生制作个性化的STEM视频课程；在坦桑尼亚电台用当地语言宣传疟疾风险信息等等。

即使没有我们的参与，这些项目可能仍会发生。但慈善的支持极大地增加了解决方案尽快惠及有需要的人的可能性。

很多方法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为盖茨基金会在帮助解决紧迫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但我们远非唯一在做这项工作的人。很多慈善家为各种各样的议题带来了创新的办法和独到的专长。

慈善的生态系统与我15年前刚做这项工作时不一样了，这是一件好事。世界各地的捐赠人正在为复杂的挑战描绘宏大的愿景并带来切实的经验。“非洲慈善论坛”正在帮助非洲捐赠人共同努力推动整个非洲大陆包容而可持续的发展。我对印度、中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基金会为解决本地和全球问题而开展的工作感到兴奋。随着下一代慈善家的崛起，他们将带来新想法，进一步提高慈善影响力的标杆。

当然，并不是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有所作为。小额捐赠聚沙成塔也会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世界近一半的国家都加入了“慈善星期二”（GivingTuesday）的行列。自2012年创立以来，这项倡议已促成了130多亿美元的捐赠。

另外，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从每一笔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汇款给祖国的家人。这种捐助，即汇款，在2020年达到了590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国际援助的总和。



非营利组织“星期二垃圾日”在2022年的“慈善星期二”举办了一次垃圾收集活动。图源：“星期二垃圾日”组织

你可能认为，在遭遇经济困难时，汇款会减少。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反：人们降低了生活开销，目的是把更多钱寄回家。新冠大流行期间，汇款额增长了19%。

世界上的慷慨行为数不胜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资源来帮助慈善家们将他们的慷慨捐赠转化为社会效益，无论是通过“共建式慈善”还是其他大规模捐赠的新模式。

我知道有人真正致力于慈善事业，只是现有的捐赠能力有限。但对于那些有捐赠能力的人而言，现在就开始捐赠则益处良多。

首先，你能真正看到你带来的社会效益。你还将有时间与一线工作的人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牢固的伙伴关系本身就是回报，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你越早开始，就越能积攒更多势能。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你从事的领域，进步可能不是以月或年来衡量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捐给最有需要的领域

无论捐赠者捐了10美元还是1000万美元，他们都希望知道自己的钱正在产生影响。面对众多的捐赠项目和捐赠方式，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全球慈善领域数十年的创新与合作意味着捐赠者不必独自面对这一难题。



特雷冯·莫里哀（左）正在导师的指导下实习。这份实习工作是通过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青年力量NOLA”组织（YouthForce NOLA）安排的。
图源：盖茨档案馆/Christiana Botic

捐赠人怎样才能把钱用在最有需要的领域，并且相信这些钱花得有效率？

在美国，社区基金会是了不起的资源。这些基金会扎根社区，可以引导捐赠人关注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领域。

共建式慈善基金对于大规模的国际捐赠而言是重要的资源。这些共建式慈善基金将捐赠人汇聚在一起，为他们提供深度的专业知识并将他们的赠款有效地导向全球各地的一线机构。



印度比哈尔邦的女性分享参加性别培训的经验。图源：盖茨档案馆/Mansi Midha

共建式慈善及其对平等的共同承诺

70%的共建式慈善基金明确表示优先考虑性别或种族平等。

有些共建式慈善基金专注于特定议题，如“消除基金”（END Fund）专注于消除被忽视的热带病；“共同影响性别基金”（Co-Impact Gender Fund）专注于支持女性发挥领导力。还有一些组织的目标是帮助特定社区，如Anamaya专注于印度土著社区的健康和营养问题；“蓝色子午线伙伴基金”（Blue Meridian Partners）专注于解决扶贫方案的应用普及，从而为美国贫困人口提供更多机会，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已筹集了45亿美元。



“大洛杉矶地区人类家园”组织获得慈善家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2000万美元的捐赠。图源：媒体新闻集团/长滩新闻电报/盖蒂图片社

小型组织真的有能力吸纳巨额捐赠吗？

2020年，麦肯齐·斯科特女士开始向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提供大额的非限定性捐赠，其中许多受赠方是小型组织。有些人质疑这些赠款是否超出了受赠组织的承受能力。

但“有效慈善研究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的一项研究发现，麦肯齐·斯科特女士资助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反映的负面结果很少，而且他们正在做长期规划以降低赠款用完后的风险。目前，全球有近2000个高效运营的组织受益于斯科特女士的资助。

数十亿美元能干什么

查克·费尼的捐赠有很多非凡之处，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如何优先考虑那些离机会最远的人。

大多数富有的捐赠人都表达了为社会变革捐款的愿望，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捐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精英大学和文化机构。费尼两样都做到了，他向母校捐赠了近10亿美元，同时也为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捐赠了数十亿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更多捐赠人跟随他的脚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向一所顶尖大学捐赠1亿美元的同时，又捐了1亿美元建起一个系统，让美国所有大学生永久免费使用在线教材，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一个捐赠人给某研究癌症治疗方法的机构捐了2000万美元，又捐了2000万美元针对每两分钟就杀死一个孩子的疟疾开展研究，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捐赠人给自己孩子的私立学校捐了500万美元，同时又捐了500万美元以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教育，这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知道很少有人愿意或能够捐出全部财富。但超级富豪的捐赠现状与费尼的慷慨捐赠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很多机会可以产生影响、带来改变。

全球范围内，2640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至少有12.2万亿美元。投入10亿美元，慈善家们就可以资助一系列影响巨大且成本低廉的干预措施，到2030年可以多挽救200万母亲和婴儿的生命；



图源：盖茨档案馆/Brian Otieno

投入40亿美元，他们就可以帮助5亿小农户增强气候韧性，并且到2030年每年减少10亿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投入70多亿美元，他们就可以为3亿人接种疫苗，防止至少700万人死亡。

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亿万富翁都捐出他们财富的0.5%，这将释放出610亿美元——足以覆盖上述全部项目，还有490亿结余。

这样一笔钱可以为很多人创造大量机会，但前提是这笔钱被花掉，而且要花得好。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慈善基金会被要求每年至少支出其资产的5%。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可以更高，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说的是享受了税收优惠的资金。不过这已经比目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要好，那里的基金会完全没有支出要求。

当今世界不乏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也不乏敢于挑战这些问题的创新者。在世界各地，他们正在寻求突破，以挽救和改善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一些突破已经惠及了有需要的人。而另一些则需要时间，但已经显示出改变人们生活的潜力。然而，如果没有慷慨的投资和持续的支持，伟大的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

如果更多人加大承诺并将他们的资源集中于最有需要的领域，这些想法就可以转化为社会效益。这意味着更多农民无论天气如何都能养家糊口、更多孩子能免受可预防疾病的危害、更多母亲将分娩视为快乐而非恐惧的源泉。

在世界最有需要的时刻，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慈善发挥全部潜能。



马克·苏斯曼

首席执行官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